

# 流响出疏桐

## ——序郭熙《华语研究录》

郭熙和我，家住邻县，是小同乡；研究生读的都是语法学，是小同行。过去我们见面，除叙叙乡情，就是讨论家乡话，乐此不疲。

比如社旗和泌阳两县方言的调值，我们斟酌为阴平313、阳平53、上声55、去声31，此后两人发文章，皆遵此拟。再如豫南许多地方，都有一种奇特的音变。如“鸡”，阴平，在“鸡蛋、鸡肉”中变阳平，但在“鸡毛、鸡头、鸡腿、鸡窝”中却不变调，仍读阴平；“眉”，阳平，在“眉头”中变阴平，但在“眉毛、眉心”中却不变调，仍读阳平。其中奥妙，至今未解。又如家乡方言中地名用字的变读，形容词的生动表达形式，“了”的不同读音、功能及句法表现等等，都是我们论而不厌的话题。

江苏历史上有不少河南移民，至今留存着不少河南话的方言岛，郭熙常兴致勃勃地报告他的新发现；我说，河南人曾经一路西迁，从陕西到新疆，很多地方都流行河南话，若是能做做外省河南话的调查研究，多有意思！

长期讨论家乡话而不疲不倦，非小同乡加小同行，恐难做到。这是不小的缘分，也充溢着特殊的乐趣。《礼记·学记》云：“独学而无友，则孤陋而寡闻。”我深以为然。所遗憾者，是两人在方言学上都未做出令人令己皆满意的工作。

近些年，郭熙的主要学术精力放在华语教育上，我对汉语国际

传播的兴趣也与日俱增。汉语国际传播和华语教育存在明显交集，于是两人又多了华语这个新话题。《华语研究录》的许多文章，未发表我就有幸拜读过；许多思想，未入文我就有幸分享过。尽管如此，把这些篇什韦编成集，连着读来，对我仍形成了强大的学术冲击。

据郭熙研究，称说汉语有“汉语、普通话、中文、华语、国语、中国话、官话”等七种方式，这源自历时与共时诸多因素的加合交叠，且在一个时期内仍“各称各叫”，多名并用。他特别用心地梳理“华语”这一概念使用的历史与现状，指出“华语”早期多在海外使用，20世纪80年代以来，华人社区频繁交往，“华语”使用范围逐渐扩大，使用频率不断提高，其内涵其外延也在不断嬗变。华语，应看作“以普通话为基础的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”。如此定义华语，其实体现着作者一个重要理念，那就是域内外汉语的协调，对海内外华语做统一规划。

他谙熟新加坡、马来西亚等地的华语教学状况，明确提出华侨、华人的华语教育是文化认同教育：华侨是国家认同和民族文化认同，华人是民族文化认同。的确，华语教育属于母语教育，其性质大不同于一般的海外汉语教育。华语教育在汉语纵向传承和横向传播中地位重要，关乎汉语的生命活力，理应受到祖语国的足够重视，理应得到祖语国的鼎力支持。

郭熙还研究了华语教学专业的性质，认为它是一种师范专业。依此为据，讨论了华文教育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，课程体系构成，指出华文教育专业的学生实际上就是师范生，需要具有很强的华语能力、一定的语言分析能力和多种语言教学能力。

这些研究，几乎涉及华语和华语教学的方方面面，处处有新见，时时闪智光。能够达此境界，自然需要学术天分；但与其说是

具有学术天分，还不如说是下了学术功夫。翻开《华语研究录》，大量的数据便涌入眼帘：

从唐代刘知几《史通》、《隋书》到《新唐书》，再到民国以来“华语”的使用情况；

海内外众多学者关于华语的论述；

各种辞书对“华语、汉语、中文、普通话、国语”的解释；

《人民日报》1946年至2005年60年语料中使用“汉语、普通话、华语”的数据统计；

现代语料中“华语、汉语”分别做定语、宾语的句法组合数据；

“国、中、汉、华、唐”等与中华相关的5个语素，与“~人、~族、~商、~工、~侨、~语、~音、~话、~文、~字、~乐、~剧、~画、~学、~术、~医、~药、~服、~装、~餐、~资、~茶、~亩、~里、~式”等25个语素组合的情况；

互联网上相关语料的跟踪观察；

华人在世界各地的分布人数；

世界各国的华文传媒、华文网站（包括华文教育与研究的网站）名录；

2005—2008年各国传播汉语的大事记；

世界各地华语教育情况，特别是新加坡、马来西亚等地华语教育的各种数据，包括华语教学的历史，政府的现行政策，各级各类教学机构、学生数量及发展趋势、学习成绩等等。

阅读这些数据，也许读者已经心烦，那么搜集这些数据呢？一定是更为艰辛，需要专心致志，需要长期留心。但数据是学术之基础，是思想之根源。《华语研究录》的诸多新发现新见解，相信得益于这些数据。《华语研究录》能够产生学术反响，相信不仅因为

有论，而且因为有据。

此时，我想起了唐人虞世南，想起了他的咏蝉诗：“垂缕饮清露，流响出疏桐。居高声自远，非是藉秋风。”华语和华语教学，是当今语言学研究清疏高挺之梧桐，居高而歌，便可传远，无须借秋风之力。

李宇明

2010年端午

序于北京惧闲聊斋